

由爬格仔晉身名導之列 宮藤官九郎 的幻想國度



宮藤官九郎
出生：1970年7月19日；
日本宮城縣人；
宮城縣築館高等學校畢業，
日本大學藝術學部放送學科
中途退學後，加入劇團『大
人計畫』為綜藝節目寫劇
本，後成為日劇和電影編
劇，曾拿下日本電影
金像獎最優秀劇本
獎、讀賣文學獎，以及
9度獲得日劇學院
賞最佳劇本獎，成為
拿下該獎項最多的日
劇編劇。他於2002
年首執導演筒，《早
死早投胎之地獄搖滾
篇》是其最新自導自
編電影，將於6月
在日本上映。



■ 宮藤官九郎早前為《早》片來港宣傳。——陳敏娜 攝

自問非天才導演

能編、演、導的宮藤官九郎被封為鬼才、金牌編劇，甚至有人稱他為天才導演，他聽後笑着搖頭：「不覺得有人曾叫我做天才導演，以導演來說，我拍的都是自己寫的作品，可以自己控制，較自由，而別人叫我寫劇本，他們會給意見我，感覺較簡單。」

宮藤寫的作品能夠吸引人，引起共鳴，不少人認為是因為他任編劇前是一名演員有關。直到現在他亦繼續其演員身份，在不少作品中擔當一角。不過，在眾多身份中，他

最理想、最喜歡的是做音樂和夾band，可惜賺不到錢，要做其他事情養活自己，所以其次選最愛的身份是做導演，「導演就好像一般的打工仔，可與其他人溝通，像是出來社會工作的人。我本身沒有正式在外面工作過，感覺這樣才像個大人。寫劇本就只需要自己想，會關自己在屋裡埋頭苦幹，見不到其他人，與他人沒有交流。」

或者對於做音樂的那些難捨，《早》片中的長瀨智也演的人物生前也是一名熱愛音樂，卻鬱鬱不得志的創作人。宮藤承認該角色有自己的影子，「其實神木隆之介的角色都有點似我，我學生時期都喜歡過一個女生，但最終二人沒有在一起，就算我在班上做了很多事吸引女方，她都沒有什麼反應，所以兩個角色都有小部分我的縮影。」至於下部作品會帶有什么部分影子？宮藤笑言：「我都不知道。」 文：陳敏娜



■ 宮藤官九郎在早前在港上映的《爆漫》中演漫畫家。

不少名導曾是編劇出身，如華人之光的李安做導演之前曾當了6年編劇，而對於被日媒稱為「鬼才」的宮藤官九郎而言，他當編劇的日子更長，由寫綜藝節目劇本到後來寫日劇劇本，近20年間寫出多個得獎作品如《池袋西口公園》、《曼哈頓愛情故事》、《流星之絆》，到近年的人氣話題日劇《海女》及《對不起青春》等，宮藤的幻想世界總令人深陷其中2002年更由編劇晉身做導演，日前他帶同自編自導的新作《早死早投胎之地獄搖滾篇》來港，與影迷分享其幻想國度。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敏娜

宮藤寫的作品題材廣泛，有純粹的愛情小品，有純校園的青春片，也有講求追夢的157集長篇劇，而作為他相隔3年回歸大銀幕的執導之作，《早》片的背景卻設定在虛構的地獄，講述因意外事故喪命的高中生大助(神木隆之介 飾)在死後跌落地獄，加入了赤鬼 Killer K(長瀨智也 飾)帶領的搖滾樂隊，祈求贏得比賽冠軍，死而復生向單戀同班女同學表白。

為長瀨智也度身訂做

地獄，一個人人畏之的地方，何解要把故事背景設在此？宮藤解釋是為了男主角長瀨智也，「我和他合作過很多次，他是日本很少有的演員，野性，表現浮誇，想找個不是人的角色給他演，只有地獄才可容納他。我寫這個劇本是為他度身訂做，一心只想他拍，如果他不答應，這部片就拍不成了。」

地獄，一個無法事前考察取景的地方，宮藤只好在拍攝前廣閱大量宗教書籍，佛教、天主教等都有涉獵，取出當中的共通點放在電影中，因此片裡的地獄出現了牛頭馬面、有講及五戒和輪迴之餘，亦加入了一些他消化後想像出來的點子，如地獄一周等於人間十年，他表示：「沒有人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只要大家知道那

是地獄便可。」

拍足一個月如置身地獄

在搭建地獄場景時，宮藤透露在劇本上只寫上了十字架、有煮人及煲水的大爐，「我給了很多點子給美術部，但因為樣樣都貴，我們資金有限，只能在同一個佈景下，將東西搬來搬去變換成不同場景來慳錢。我唯一的堅持是佈景的布要有火燒的紋路，因為看了很多關於地獄的書，都繪有火在燒，所以一定要有。」其實很多東西可用CG來代替，但他不想，想盡量用實景，因為演員見到實景，較易有反應，更易入戲。他還表示拍地獄景最難，足足拍了一個月，「前10日都是拍現實景，當時天氣好好，那10天的心情都很好，可是之後接連拍了一個月地獄戲，困在同一個地方一個月，心情即時down晒，好似真的在地獄。」

除了地獄外，片中亦出現了天堂，可比起想像中的鳥語花香，反而更像置身在未來世界，宮藤表示：「看很多書都有很詳細地描述地獄是怎樣的，如犯了什麼罪會有什麼懲罰，包二奶會怎樣死等，只是對天國的描繪卻很曖昧，求其地說明上到去會很平等，大家會很快樂，沒說到什麼特別的東西，所以只是輕輕地交代了天國的情景，讓影迷專注地獄世界。」

扭轉對死的態度

宮藤想像中的地獄，另一個驚奇之處是有搖滾樂隊，主角大助甚至參賽勝出地獄搖滾大賽就可選



■ 神木隆之介飾演的大助在修學旅行遇上意外身亡。



■ 長瀨智也(中)在戲中演赤鬼 Killer K。

陽。「不少外國樂隊在歌詞內都有提到地獄，如美國著名搖滾樂隊KISS，他們介紹自己是從地獄來的，我想如果這些人死後去了地獄，地獄有這些人存在也不出奇，因此把地獄和搖滾拉在一起了。」

或者這亦可歸咎於宮藤的音樂人背景，他於1995年以結他手暴動之名與演員阿部貞夫、村杉輝之介組成樂隊Group魂，並負責樂隊所有作詞及部分作曲，因此，《早》片亦有不少以歌曲代替對白的場面。「本身想以搖滾音樂劇的形式去拍，歐美較多這類型的電影，但亞洲人做起來較害羞，因今次設定在地獄，主要由鬼唱歌，所以覺得可以搞笑地以唱歌取代唸對白。片中所有歌都出自向井秀德的手筆，詞就我自己寫，我沒有想過可寫到這麼多不同類型的歌和這麼

多首，既然我都寫了，就盡量全部用在電影中。」談到會否為其他電影寫歌，宮藤笑言：「如果是日劇、電影這些本身有故事內容，我很願意幫他們寫。如果是歌手突然請我為他們寫首歌，我會不知道寫什麼，我之前曾遇過這情況，我覺得蠻困擾。」

在《早》片中，觀眾可完全感受到宮藤的瘋狂創意，除了希望觀眾可輕輕鬆鬆笑出離場外，宮藤亦希望扭轉大家面對死的態度，「很多戲講到死都會很傷心，會哭得很慘，而這部電影由死開始，想告訴大家，死了之後其實都可以繼續延續下去的，就算活在地獄也可能過得不錯，當然我自己不會說很期待快點死，只是如果碰巧身邊有人離去了，希望大家不要想得那麼悲傷。」

黃思綺 在「孤獨」中尋找自己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 黃思綺與親自設計的身穿球衣的月見兔合影。——張岳悅 攝

一個人讀書，一個人看戲，一個人旅行，在一個人的孤獨中更好地觀察和思考這個世界，插畫家黃思綺和她筆下的月見兔皆是如此。曾走過很多地方的她首次把月見兔系列作品帶到香港，舉辦「探索零距離的·世界」插畫展，那隻獨居在月球上的兔子看到對面的地球有個跟她長得一模一樣的影子，於是便背起包包，飛越宇宙來到地球，「很多人問我，月見兔是因為孤獨而來到地球找朋友嗎？我說，牠其實是在尋找自己。」

出生於台灣桃園市的黃思綺幼時和很多同龄人一樣，參加了繪畫興趣班，展露了天賦卻未受到家人的重視，「爸爸媽媽都是傳統的人，認為讀書唸大學才是最好的選擇。」沒有反抗過嗎？「沒有，因為我那時候愛上了電影，會和朋友去戲院看荷里活大片，也會自己一個人在家看文藝電影，這也是我後來選擇讀電影的原因。」她說。

迷茫時重拾畫筆

黃思綺大學時選擇了廣播電視

專業，之後到美國學多媒體和電影，跟拍過電影、做過雜誌，也和朋友合夥開工作室做設計。她的工作充實而忙碌，「每天忙於工作，卻開始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麼。」五年前，她重拾畫筆開始畫畫，雖非科班出身，但這也正是她的優勢，就如一個容器，可容納各種不同的領域，或將故事入畫，或將文字轉成圖像。她不想將自己的作品定位為純藝術或插畫，正因為沒有被分類，反而能創造更多的可能。

繪畫和寫作，同是她孤獨時的排遣方式，相比之下，她更喜歡前者，「當我要寫一篇面對公眾的文章時，文字是具象的表達，繪畫則較抽象，表達起來也更加自由，因為對同一幅畫，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解讀方式，當我介紹時，我可以只將我想展露的部分說出來。」

保持心靈的孤獨

因為和哥哥年紀差距大，加上父母工作繁忙，從小時候起，黃思綺便不得不慢慢習慣了一個人的生活，安靜、內向是身邊人對她的最多的形容詞。儘管於社會多年，她依然在人群中找不到安全感，只想靜靜呆在角落。而她所說的孤獨，並不是現實中的孑然一身，其實她身邊有着愛她的親人、丈夫和朋友。對於這種情感，她解釋說，這種孤獨是心情上的一個

■《夢境：晨昏散步》被台灣女星陳妍希購買收藏。



■《下雪天，不期而遇》是黃思綺最愛的作品之一。



「探索零距離的·世界」插畫展

日期：即日起至4月17日 地點：大埔超級城—C區美食坊

人，一個人做得到什麼，做不到什麼，又想要做什麼呢？這是貫穿始終的思考問題。

現在的她，仍然熱愛電影，迷戀閱讀，鍾愛有故事的畫面，對旅行更是有股狂熱，異國文化對她總是有種特別的吸引力。心思細膩的她，自言更偏愛一個人的旅行，「我特別在意身邊人的感受，與朋友一起旅行，去的多是她們想去的地方，而獨自旅行則沒有這方面的顧慮。」她的創作也經常在一個人的旅途中發生：以自由隨意且漫無目的的旅行方式，在某個城市裡閒晃、觀察，坐在某間咖啡店里，透過大大的玻璃窗看街上來往的行人，用文字、畫筆來記錄自己的心情。這種狀態就如班雅明的「漫遊者」(Flaneur)一詞：「他既在大眾之中，又獨立於大眾之外」、「有一雙幽幽懷舊的雙眼，似乎漠然而懶散，實則敏銳而機智地掠過快速變化中的都市風景線」。

去極北國度找靈感

這次黃思綺帶來香港的作品系列，描述的多是月見兔來到地球後四處遊歷的情景，其中完

成於2014年的《下雪天，不期而遇》是她最愛的作品之一。畫中坐在咖啡店旁階梯上的月見兔保持着一貫的觀察姿勢，而在遠處黑鏽的路燈旁，有一隻小狐狸也正偷偷地看着牠。黃思綺愛這幅畫「窺視與被窺視」的感覺，也愛這背景城市——倫敦，「倫敦是我喜歡的城市，古典與現代和諧融合，是一種獨特的美。」而與熱帶地區的混沌相比較，她更嚮往的是極北國度清澈的天空，因此笑言自己也不適合呆在台灣，計劃中的旅行目的地是冰島。

而另一幅名為《夢境：晨昏散步》的畫作，被台灣女星陳妍希於黃思綺的台灣首展中購買收藏。《夢境》系列是她現時正在創作的主题，也是未來在台灣展覽的主要展出內容。在她的設想中，月見兔遊歷過地球的春夏秋冬不同景致，有了另一層的感悟，「牠在夢中的世界將會繼續遊歷，夢中世界有顏色絢爛的一面，也有夢魘般詭異的一面，總之會更加豐富多彩。」而黃思綺自己，也會繼續在這地球漫遊着，在夢中探索着，保持純真童趣又冷靜如旁觀者般記錄着一切。